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八章

探究双赢局面

为当地儿童提供优质游泳体验

吉普斯兰地区小学,通过教师

教育

蒂莫西·林奇

抽象的

本文旨在反思教育部长们制定的“行动承诺”,这些承诺是落实《墨尔本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宣言》的基石。反思内容阐述了这些目标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这一关键学习领域中的实际应用。“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已在职前教师和小学儿童中实施,事后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此外,还制定了一个框架,以促进吉普斯兰农村社区可持续的游泳教育。

虽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也确定了一些可供未来改进的修改意见,但该项目得到了教育和幼儿发展部(DEECD)的大力支持。

讨论文件“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
涉及各利益相关方合作的途径已经启动,现在可以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重新评估、修改,并加强关系,以促进吉普斯兰地区当地农村小学游泳和水上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介绍

《墨尔本关于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的宣言》是由教育、幼儿教育部长理事会制定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08年12月,发展与青年事务部（MCEEDYA)发布了《澳大利亚青年发展目标》。该目标包括:目标1　澳大利亚教育促进公平与卓越;目标2　所有澳大利亚青年都能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且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以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了解情况的公民。这些《澳大利亚青年发展目标》推动了当前的国家课程改革;它们以社会批判教育学为基础,并以社会文化视角为支撑。悉尼大学教育学教授罗宾·尤因指出,这些目标“关乎公平、社会正义以及改善最弱势和最孤立学生的学习成果”（2010:127）。这样的教育政策听起来不错,部长们也表达了合作意愿,并指出了澳大利亚教育中可能改进的地方,但这些目标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惠及课堂上的孩子们呢?也就是说,这些目标在实践中是如何落实的?

教育部长们制定了一项行动承诺,作为实现目标的垫脚石,其中包括:

·发展更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支持优质教学和学校领导;
·加强幼儿教育;
·加强中学阶段的发展;
·支持高中阶段学习和青年过渡;
·推广世界一流的课程和评估;
·改善澳大利亚原住民青年和弱势青年（尤其是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的教育成果;
·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

本章反思了在实施《墨尔本青年教育目标宣言》过程中“致力于行动”的理念,旨在阐明这些目标在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具体实施的教育内容是面向高等院校教育专业学生和小学生开展的“游泳与水上安全”课程,事后看来,这对双方都有利　可谓双赢。我们制定了一个框架,以促进吉普斯兰农村社区可持续的游泳教育。尽管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也发现了一些可供未来改进的修订方向,但该项目得到了教育与幼儿发展部（DEECD)讨论文件《高等院校教育目标宣言》的大力支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教育计划》于同年（2011年)8月发布。该讨论文件令人鼓舞,为这类途径提供了价值,并阐明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在此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本章是作者参与高等教育,在当地小学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的叙述性回忆录。

游泳教育课程内容

在莫纳什大学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或选修EDF2611“体验水上环境”课程的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在完成课程单元前持有有效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资格证书。这是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VIT）（VIT 2008)对小学体育教师注册的强制性要求。为了实现这些国家理想和目标,学校决定建立一条途径,通过实施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来实现这些目标。吉普斯兰校区的课程单元此前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完成游泳和水上安全认证,并提交资格证明。为了建立大学课程单元目标与注册培训机构（RTO)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能力单元之间的衔接,学校对课程单元的研讨项目（每周两小时)进行了精心重新设计。

有两个合适的项目由培训机构提供,与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课程及资格认证相关：(1)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教师;以及 (2) Austswim 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培训。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是：

> 澳大利亚游泳教师协会（ASCTA)由联邦体育与休闲部长于1997年发起,旨在帮助澳大利亚充分发挥“学游泳”项目的潜力。ASCTA是一个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致力于培养世界一流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以及最优秀的游泳教练。（ASCTA 2011）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目标是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学习游泳,并通过安全、愉快和高质量的游泳课程获得水上安全知识。

ASCTA是一家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RTO）,提供35个能力单元的培训,覆盖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澳大利亚政府,2011年）。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教师课程包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SAT)认证,面向4-12岁儿童；·澳大利亚游泳教练（SAT)认证,面向婴幼儿（B&T）适用于0-4岁儿童；·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竞技游泳教师（SAT CS)面向 7-12 岁儿童；·面向0-14岁及以上人群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青少年及成人教师资格证书（SAT AA）；·面向残障人士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残障人士教师资格证书（SAT LWD）;以及 ·面向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教师资格证书（SAT LWD）。（SAT CALD）。（ASCTA 2011）

Austswim 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 (Swim Australia)、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RLSSA) 和澳大利亚冲浪救生协会 (SLSA) 保持着紧密的理念和工作关系 (Austswim 2009)。Austswim 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课程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相应教师课程的能力单元相衔接。Austswim 也是一家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 (RTO),提供 18 个能力单元,但并非在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均有开设 (澳大利亚政府 2011)。Austswim 的课程包括：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婴幼儿和学前儿童水上运动教师；·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残疾人水上运动教师；·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竞技泳姿教师；以及，·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成人游泳教师。

我们联系的第三家机构是RLSSA,在维多利亚州被称为维多利亚救生协会（Lifesaving Victoria）。维多利亚救生协会提供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包括:保持警惕（Keep Watch）、游泳求生（Swim and Survive）、铜牌救生员（Bronze Medallion）、少年救生员俱乐部（Junior Lifeguard Club)和灰牌救生员（Grey Medallion）。

我们已与相关机构展开沟通,并预期他们与莫纳什吉普斯兰大学在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方面有着相似的愿景。ASCTA 和 RLSSA 的回应非常积极,为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显然,ASCTA 和 RLSSA 非常重视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机会,尤其是在吉普斯兰地区。工作人员在与作者沟通时态度亲切且善解人意,迅速认可了作者的先前学习成果 (RPL),并充分准备了课程,以确保课程的成功。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得到了优化。两家机构都展现出灵活的态度,并为课程提供大幅折扣,使其能够被大学生所负担。两家机构都致力于以专业的方式充分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这一点毋庸置疑。两家注册培训机构（RTO)都将“教育”放在首位,这似乎也促成了它们与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的密切合作。

选择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质量（安全性、保险和注册认证）、费用以及合作潜力。虽然SAT和Austswim的课程都获得了国家认证,但将两者并列比较（表1)后,ASCTA的课程优势就显而易见了,包括:国际认可;获得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IFTSTA)认证;费用不到SAT的一半;以及有效期更长。

注册培训 组织（RTO）	澳大利亚游泳	ASCTA（澳大利亚） 游泳教练和 教师协会）
课程	澳大利亚游泳教师 游泳和水上安全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SAT）
供应商要求的最低成本	215美元	100美元
大学生的费用	215美元	100美元
有效期	3年	4年
国家认可	RTO 104975	RTO20948
国际认可_		国际联合会 游泳教师协会 （IFTSTA）
能力单元	SRC AQU 003B SRC AQU 008B SRC AQU 009B SRC AQU 0010B SRC AQU 0011B SRC AQU 013B SRC CRO 007B	SRC AQU 003B SRC AQU 008B SRC AQU 009B SRC AQU 0010B SRC AQU 0011B SRC AQU 013B SRC CRO 007B

表1. 各供应商之间的比较
（澳大利亚政府 2011 年）

所设立的途径使大学生有机会获得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资格证书。

协会（ASCTA）-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SAT）,皇家生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作者曾教授澳大利亚救生协会（RLSSA)的铜牌救生员（BM)和复苏（RE）课程。通过成为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的认可服务成员,作者获得了教授BM、RE和铜牌救援（BR)课程的资格。学员必须持有有效的复苏认证才能获得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教练资格,因此这构成了一条“路径中的路径”。

满足澳大利亚青年的教育目标
行动承诺

1. 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为了构建一条看似合乎逻辑的路径,我们尝试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注册培训机构（RTO）,特别是ASCTA和RLSSA之间建立联系,对于向小学生开展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三个同样重要的合作项目之一。

其他合作对象包括当地健康产业（当地休闲体育中心）,其中包括与该中心聘用的外部游泳教练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与当地小学开展合作。莫纳什大学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在促成这些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初是通过与当地休闲体育中心负责人的非正式介绍建立联系,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沟通,最终在第一学期开始前于该中心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议。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明确了各方合作的目的。作者得以分享他关于在课程期间让当地小学参与（免费)的设想以及他正在制定的方案,该方案得到了负责人的全力支持。双方还讨论并最终确定了设施、费用、设备、保险、使用权限和场地等相关事宜（如适用）。

作者结识了游泳主管,这位主管也支持这些途径的建立,但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双方共同决定,由作者提供由大学生为小学开设的免费游泳课的具体日期和时间。游泳主管则利用体育中心与学校的联系（通过全年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游泳课）,为孩子们安排课程,优先考虑那些原本可能错过机会的年级。这种合作模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此举巩固了莫纳什大学、当地市议会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建立的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恰逢当地休闲体育中心重建项目竣工，该项目包括游泳池设施的改造。有效的沟通和努力是建立这一合作关系的关键，这其中也包括与当地医疗卫生行业人士建立的面对面的个人联系。

2. 支持优质教学和学校领导力

当地学校开始向低年级儿童引入游泳和水上安全知识；因此，课程设置也发生了变化。

为了有效实施这项变革，教师需要重视自身对儿童的影响力，并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来降低溺水死亡率。因此，通过让教师观摩大学生开展游泳课程，我们预期这能够促使教师和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方面开展合作。近期一项研究（Whipp、Hutton、Grove 和 Jackson，2011）收集的数据表明，教师与外部机构合作能够提升他们对体育活动价值的积极认知，从而增强教师的自信心并减轻压力。课程改革是一个会给教师带来压力的过程，因此这种合作关系被认为是有益的。

作为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的一部分，大学生们为当地公立小学二三年级和天主教小学三四年级（小学低年级至初中阶段）的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游泳课程。他们计划将这种高质量的教学合作项目发展成为一项年度活动。

3. 加强幼儿教育

儿童时期是培养儿童安全参与水上活动、获取终身安全用水所需技能和知识的最佳时期（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2010）。因此，小学，尤其是小学教师，在为所有儿童提供水上活动机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研究表明，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期是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Branta、Haubenstricker 和 Seefeldt，1984；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Espenschade 和 Eckert，1980），因为这些时期也是培养健康体育活动习惯的关键时期（昆士兰州政府，2003）。儿童发展的这一阶段的优势在于，它与……相吻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儿童自然的游戏结构,以及可能较少的干扰性活动,使儿童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发展他们的运动技能。早期发现运动问题有助于早期干预计划的实施,从而减少许多身体和相关的心理问题（Arnheim & Sinclair 197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2; Hardin & Garcia 1982; Haubensticker & Seefeldt 1974; Johnson & Rubinson 1983; Seefeldt 1975; Smoll 1974）。

在澳大利亚,儿童通常在小学阶段接受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在澳大利亚教育课程中,游泳和水上安全与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紧密相关,该领域包含三个方面:健康、个人发展和体育活动。健康与体育教育在当今教育中占据优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对终身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因为政府需要承担公民健康相关的成本,关注运动不足疾病的影响,并认识到体育活动与最佳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Corbin, Welk, Corbin & Welk 2011; Robbins, Powers & Burgess 2011; Mackenroth 2004; Howard 2004）。

然而,HPE学习领域一直存在着阻碍澳大利亚所有小学高质量教学的障碍,Sloan认为国际学校也存在这种情况（2010）。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ACHPER 2011）。

4. 加强中学阶段发展

游泳和水上安全可以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本途径的目的。

5. 支持高中阶段学习和青年过渡

该途径不涉及高中阶段和青年过渡期。

6. 推广世界一流的课程和评估

ASCTA是澳大利亚顶尖的专业游泳机构,其课程获得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IFTSTA)的认可,从而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世界一流的课程。作为SAT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的一部分,大学生们提供小班制的优质课程:每位学生教师最多只教四个孩子,通常少至两个。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这为当地小学（二三年级和三四年级)的学生提供了世界一流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以及评估课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改善澳大利亚原住民青年和弱势青年（特别是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的教育成果

莫纳什大学（吉普斯兰校区)位于维多利亚州东部吉普斯兰中部拉特罗贝谷的丘吉尔镇。吉普斯兰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属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DEECD 2011）。通过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性”的教学和学习体验,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使得当地（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地区的)小学生能够免费获得高质量的游泳课程,否则他们将无法学习游泳。这尤其意义重大,因为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已投入大量精力开展游泳和水上安全意识教育,致力于减少溺水死亡事故,但研究表明,偏远地区的学校在开展水上活动方面面临诸多困难（Peden、Franklin 和 Larsen 2009）。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NCVER) 将农村社区定义为“非大都市;非主要区域中心;非偏远地区;且城镇边界内的人口少于 10000”（Clayton、Blom、Bateman 和 Carden 2004:6）。

在作者抵达之前（1月中旬）,当地休闲体育中心的游泳主管和吉普斯兰地区的Austswim讲师就Austswim课程事宜进行了协商。该课程由大学生在校外完成。2010年末,当地休闲体育中心的游泳主管、当地Austswim讲师和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的行政人员再次协商,确认课程至少招收100名学生,每门课程30名学生,每位学生的费用为280澳元,而非建议的365澳元（个人交流,2011年2月28日）。因此,当地小学就读学生的家庭和大学生都从这些课程中受益。

8. 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

通过为大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教学体验,这些研讨会能够提供高质量且透明的课程,向当地学校的教师、助教和家长展示大学生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知识。研讨会还在一个公共游泳馆举行,供感兴趣的人士观看。如前所述,教师与外部机构合作,共同开展这些工作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师对体育活动价值的积极认知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并减轻他们的压力。因此,可以说,通过与大学生的合作,也能培养出同样的积极认知。

透明度凸显了教育学位在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中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教学案例是,二年级的一名学生不愿参与课程的某个环节。教育专业的学生理解孩子,并温和地鼓励他休息片刻,待感觉舒适后再尝试。之后,班主任也肯定了这位学生对孩子的处理方式,认为他与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孩子的积极参与也印证了这一点。罗伯逊(2008:19)指出,即使是游泳教练的进阶资格 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 “也没有提供在多元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培训所需的全部知识储备”。当然,高等教育学位与行业课程的衔接并非总是完美契合,这一点在透明的环境中不容忽视。

预计通过明确游泳途径如何落实教育部长们的行动承诺,教育目标将在实践中得到体现,该途径的价值也将得到凸显。

来自教育和幼儿发展部 (DEECD) 的支持

《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规划》讨论文件令人欣慰地提醒我们,创建此类升学途径所需的努力是必要且至关重要的。在吉普斯兰社区内创建游泳升学途径的过程中,变革是协作的副产品。

变革为大学部门带来了预期的改进,进而惠及社区(学生),然而,在此背景下,变革也带来了健康产业内部的竞争。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提供商 Austswim 和 ASCTA 之间展开了竞争。作者选择并引入的 ASCTA SAT 课程,可能被当地利益相关者视为“外来者”,对某些相关人士的业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由于合作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对初期可能取得的成果保持切合实际的预期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已实现。此外,变革往往伴随着冲突、损失和斗争,而这些恰恰是成功变革的根本所在(Fullan 1982)。如果这些路径要成功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教育”,就必须给予过渡期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幼儿发展部(DEECD)在其题为《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的讨论文件中,承认了变革、合作以及阻碍此类项目的各种障碍。这令项目感到安心,并鼓励项目认识到障碍是不可避免的;该文件建议,此类路径对于吉普斯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该讨论文件在反思和单元评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醒作者该路径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实现。

来自小学和教育专业学生的反馈非常令人鼓舞,表明他们认为这些途径有意义且有价值。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SCTA)首席执行官根据教育专业学生在SAT学生评估总结中表达的反馈(个人交流,2011年6月24日)对作者表示赞扬,学生在大学单元评估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赞扬,其中该单元的最佳方面包括:

> 学习如何教授游泳,并有机会在实践中指导孩子们游泳。我们学习的所有内容都与教授小学生游泳有关(这在过去两年的体育课上都没有发生过)。单元协调员的讲解和教学非常棒,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经验等等,并且非常努力地帮助我们顺利完成所有任务。(个人交流,2011年9月2日)

当地小学的孩子们在为期三周的课程中,都非常兴奋地接受教育系学生的授课。家长们也前来支持孩子们,老师、助教、家长和孩子们都对课程表示感谢。

一位老师写道:

> 孩子们游泳玩得非常开心。他们很失望游泳课只延长了两周(其中一周是学校假期)。
> 就像我当时跟你说的那样,如果你需要孩子,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私人通信,2011年7月23日)

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体验有助于促进游泳和水上安全,并增强小学生的水上自信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儿童、大学生和小学教师。将游泳和水上安全知识纳入学校课程,能够帮助儿童提高水上安全意识,从而在短期和长期内降低溺水死亡率。此外,这也有助于在社区中树立莫纳什大学的良好形象。维多利亚州教育、就业和儿童发展部 (DEECD) 发布的讨论文件《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将提升学生的抱负和意识列为一项重点策略,特别是“旨在改善中小学生对高等教育认知的学校参与/推广项目”。

（2011:21）。这被列为优先事项,因为“吉普斯兰地区对教育的期望和态度低下是一个主要问题”（2011:22）。

要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始终满意,这始终是个难题。将“教育”置于意识形态优先地位似乎能够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这并不能保证实施过程的顺利进行。克服分歧的推荐策略是“灵活性”（Kilpatrick & Bell 1999）,“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利益相关者的各种需求就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Clayton等人2004）。灵活性包括内容、交付方式、地点、对先前学习的认可、现有资格和技能。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障碍显而易见,灵活性至关重要。确认参加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的学校、班级、人数和能力分组迟迟未到,这对作者和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最初损害合作途径,进而损害ASCTA在社区中声誉的障碍,是向小学社区提供的关于课程的错误信息,而这种声誉在社区中难以重建。作者第一次与班主任和助教见面时,需要向他们保证课程的安全性,并为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教师游泳和水上安全项目辩护。虽然培训市场竞争激烈（Clayton等人， 2004）,但这种竞争带来的后果与Austswim宣称的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紧密的理念和工作关系并不相符（Austswim,2009）。

DEECD的讨论文件将未来发展的一种选择描述为“制度性可能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如何通过伙伴关系和灵活的治理安排来响应当地需求”（2011:12）。在这种发展路径下,有时似乎更多的是大学为了满足当地产业的需求而进行调整,而不是当地产业为了适应大学的标准而做出调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前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大学之间的衔接路径不清晰且难以获取。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改善教育机构之间的衔接路径”（DEECD 2011: 23）。这种不平衡和衔接不畅的问题在作者为满足游泳课程讲师的要求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授予大学生游泳和水上安全资格的必要条件。任何教育机构对游泳和水上安全讲师的要求之一是完成四级培训与评估证书（TAE40110）（个人交流，2011年2月2日）。

虽然这是任何想成为游泳和水上安全讲师的人的必要条件，但一位拥有多个教育学位、15 年中小学全职教学经验、2 年高等教育全职教学经验且目前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讲师，为了在高等教育和行业之间建立联系，却被要求完成进一步的学习，以证明他能够达到培训和评估四级证书的能力单元要求，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正如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教育培训总经理所建议的那样，“获得四级证书的RPL（先前学习认证)文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直接参加课程会更容易些”（私人交流，2011年2月3日）。这门课程曾是吉普斯兰地区学生获得相关职业发展机会的一大障碍。然而，经过多次前往墨尔本以及作者和注册培训机构（RTO）创新商业培训公司（RTO编号3875)的额外努力，最终及时获得了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使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下一学期。

另一个障碍存在于莫纳什大学吉普斯兰分校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特别是体育教育专业方向，其中 EDF2611 体验水生环境课程每两年才开设一次。

该课程每两年开设一次并不理想，因为课程协调员需要更新游泳资格证书，并且需要与当地企业和小学保持合作关系。正如本学期所揭示的，由于大学政策流程以及课程和单元修订所需的时间，无法每年开设该课程。目前，作为教育学院课程更新的一部分，已提出未来每年开设游泳课程的方案。

此外，有人认为，当使用外部提供的、由外部游泳教练实施的课程时，部分教师将无法参与学生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这并非事实。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有人认为学校不应聘请外部机构进行游泳教学,或者认为这贬低了游泳教练的专业水平;然而,教师参与游泳教学或许是教育所有儿童、巩固知识、技能和理解的有效策略之一。这可能包括教师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下水指导,也可能包括在泳池边指导,提供反馈,认可孩子们的努力和进步。此外,教师还可以与外部教练合作,共同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知识。提高教师在游泳课上的参与度被认为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

这份讨论文件为发起并推动这一进程的作者提供了支持。他运用细节和对社会政治的考量,力求保持切合实际的预期,并意识到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改革必然会面临斗争甚至反对。教师必须具备将游泳和水上安全融入课程的知识和信心。正如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2008)所言,游泳和水上活动已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灵感源于现任和未来教师对这一过程及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重视和信念。

结论

本章阐述了澳大利亚青少年教育目标（MCEEDYA)在小学健康与体育教育中的实施情况,具体体现在“游泳与水上安全”课程中。通过阐述MCEEDYA的“行动承诺”（该承诺旨在支持目标的实现）,本章阐明了所建立的合作路径的重要性。作者还撰写了一篇叙事回忆录,讲述了他于2011年第一学期在莫纳什大学参与高等教育的经历。

通过以游泳和水上安全为课程内容,我们建立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支持高质量的教学,尤其是在此背景下,加强了幼儿教育。通过与澳大利亚学校教师协会(ASCTA) 和澳大利亚皇家学校教师协会 (RLSSA) 合作,该大学的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推广了一套世界一流的课程和评估体系,并在当地小学实施,从而改善了澳大利亚弱势青少年（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的教育成果,并增强了各利益相关方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维多利亚州教育、幼儿及儿童发展部 (DEECD) 于 2011 年 8 月发布的讨论文件《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支持此类举措，并认可这些举措对于该农村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合作有助于实现本文开头提到的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即，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促进公平和卓越；所有澳大利亚青年都能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且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积极参与且见多识广的公民）。

作者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所收集的事件和数据。其目的并非自负，而是深入探究政策实施的本质，揭示此类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并阐明其在实践中的体现。目前，涉及各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路径已经启动，这一过程可以进行反思、重新评估、修订，并加强各方关系，以确保吉普斯兰地区当地农村小学游泳和水上安全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

Arnheim, DD 和 Sinclair, WA 1979。《笨拙的孩子》。第二版。伦敦：CV Mosby。

Austswim 澳大利亚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委员会。2009 年。
澳大利亚式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第二版）。悉尼：莫斯比出版社。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ACHPER）。2011年。
“ACHPER支持AFL关于加强小学体育教育的声明”。 http://www.achper.org.au/__files/f/27583/ACHPER%20
Media%20Release%2027%2005%2011.pdf（2011 年 12 月 2 日访问）。

澳大利亚政府。2011 年。“Training.gov.au 澳大利亚州和领地政府的联合倡议”。http://training.gov.au/Organisation/Details/（2011 年 12 月 2 日访问）。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及教师协会。2011。《这会是你吗？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为生命而游》。宣传册。比尔瓦：作者。

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2008。《地方政府水上安全要点指南》。悉尼：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 Seefeldt, V. 1984.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 。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12: 467–520。

Clayton, B., Blom, K., Bateman, A., & Carden, P. 2004. What Works Where You 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ining Packages in Rural Australia. Canberra: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与运动教育：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B、Welk, GJ、Corbin, WR 和 Welk, KA 2011。健身和运动的概念
健康。第九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教育和幼儿发展部。2011年。高等教育
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地区规划。墨尔本东区：维多利亚技能发展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Espenschade, AS 和 Eckert, HM 1980。 《运动发育》。第二版。悉尼：
美林。

Ewing, R. 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墨尔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

Fullan, M. 1982.教育变革的意义。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Hardin, DH, & Garcia, MJ 1982. 小学诊断性表现测试
儿童（1-4 年级）。体育、娱乐和舞蹈杂志53(2): 48-49。

Haubenstricker, JL 和 Seefeldt, V. 1974. “学习障碍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顺序发展”。论文发表
于 3 月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的国际学习障碍儿童协会会议。

霍华德，J. 2004。《建设健康、活力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启动仪式实录》。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
www.pm.gov.au/news/
speeches/speech961.html（2005 年 1 月 7 日访问）。

Johnson, R. 和 Rubinson, R. 1983. 学习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身体功能水平 。美国矫正治疗杂志
37: 56–59。

Kilpatrick, S. 和 Bell, R. 1999。共享驾驶权：应对棘手问题。朗塞斯顿：塔斯马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
习中心。

Mackenroth, T. 2004年6月11日。昆士兰州副州长、财政部长兼体育部长的公开信。布里斯班：昆士兰
州政府印刷局。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2008年。
《墨尔本关于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的宣言》。http://www.
curriculum.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Declaration_on_the_Educational_
Goals_for_Young_Australians.pdf（2011 年 12 月 2 日访问）。

Peden, A.、Franklin, R. 和 Larsen, P. 2009 年。“澳大利亚小学调查：对关键水上安全问题的考察”。国际
水生研究与教育杂志2009 年 3(2): 197–208。

昆士兰州政府。2003 年。 《昆士兰州活力计划：幼儿资源》。
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Robbins, G.、Powers, D. 和 Burgess, S. 2011。 《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九版。纽约：
麦格劳-希尔。

Robertson, I. 2008. 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报告） 。国际培训研究杂志6(1): 1–22。

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2010年。 《全国溺水报告》
2010年。堪培拉：RLSSA。

Seefeldt, V. 1975 年 3 月。关键学习时期和早期干预计划。
论文发表于 AAPHER 大会，3 月，新泽西州大西洋城。

Sloan, S. 2010. 小学体育教育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欧洲体育教育评论16(3): 267–
281。

Smoll, FL 1974. 运动障碍与社会发展 。美国矫正治疗杂志28:4-7。

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2008。《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专业领域指南》。http://www.vit.vic.edu.au/
SiteCollectionDocuments/PDF/1672_
Specialist-Area-Guidelines-Nov08.pdf（2011 年 12 月 3 日访问）。

Whipp, P., Hutton, H., Grove, R., & Jackson, B. 2011. 小学体育教育外包：评估外部提供的课程对全科教师的影响 。亚太
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2(2): 67–77。